

# 什麼是 社會主義

費 煦 著  
俞 光 生 譯



真理社出版

# 什麼是社會主義

費 煦 著  
俞 光 生 譯

★ 真理出版社 ★

---

---

## 什麼是社會主義

著者：	費 照
譯者：	俞 光 生
出版者：	真理出版社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店
價 價：	國幣四角五分
出版日期：	一九四一年二月

---

---

# 目錄

一、兩個世界·····	(一)
二、工人階級勝利了·····	(五)
三、農民解放·····	(十二)
四、知識份子的變化·····	(十九)
五、社會主義的民主·····	(二十四)
六、民族的統一和民族共和國的聯盟·····	(三十六)
七、個性和天才的發展·····	(四七)
八、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五七)

## 一 兩個世界

在過去數十年內，世界上勞動人民飽嘗了資本制度惡果的滋味。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中的死亡，和由於這個戰爭的結果被送入黑暗困苦的地獄的千百萬工人、農人、手工藝者與知識份子長期失業，在空前的經濟危機中輾轉掙扎；帝國主義的魔爪，征服和剝掠弱小民族，被外國壓迫者所驅逐的流亡者，在世界各地流離失所；反動的統治者取消羣衆的民主權利，殘酷地踐踏他們，強迫他們奴役勞動，和監禁他們，使他們在獄中奄奄待斃；最後，把世界各國再一次送入大規模戰爭的災禍中。這一切都宣佈了腐朽的資本制度的罪狀。資本制度的重担是落在人民大眾的肩上，而這個制度的無政府的和混亂的狀況，使他們作不可名狀的犧牲。他們日益迫切地要求知道他們窮苦的原因，和一切經濟、政治、文化標準崩潰的原因，他們日益迫切地要求脫離這種不可忍受的環境，要求找尋一條出路，以便從危機和戰爭中解放出來，從這個剝削和壓迫為基礎的制度下解放出來。

資本制度與戰爭，資本家的利潤和國家人民的貧窮困苦，有必然的聯系。認識這種聯系的人，正在天天增加着。人民大眾開始認識：資本家和企業間的競爭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競爭，實際上沒有真正的區別；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方針，並不依照社會的集體計劃，而是完全以利潤為準繩，資本主

工黨的狂熱和不平衡的發展，產生循環不斷的經濟危機，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狂熱和不平衡的發展，產生循環不斷的戰爭。人民大眾開始認識：剝削國內勞動人民，和壓迫、劫掠外國民族，是整個鐘索中的幾個環節；擁有礦山、工場、工廠、地產和銀行的階級，也就是國家一切機構的控制者，這種階級，除了人吃人以外，沒有其他法律。生產和分配，只有在整個社會控制之下，才能够按照計劃進行，並符合於社會的需要與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生產工具並不是社會所有。生產工具的使用，就是說社會勞動，也不受社會的控制。生產工具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每一資本家爲利潤而生產；他必須如此做去，如果他不自願意碰壁的話。至於怎樣可以滿足社會的需要，資本家是不管的。他的唯一動機、唯一準繩便是利潤，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是對於工人們的殘酷剝削和資本家中間你死我活的競爭，而不是自由勞動或任何社會競賽的精神。這一資本主義的規律，必然地伸展於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中。剝削、利潤、競爭——這一切必然引導到戰爭的爆發，就如黑雲出現便有雷霆一樣。

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把六分之一的世界從這個惡毒的循環中解放出來，並且在帝國主義的世界制度上開了一個袋口。面對着資本主義的混亂和暴力的世界，偉大的蘇聯——社會主義和有計劃的經濟的世界——巍然矗立着。在蘇聯，生產是由整個社會指導，剝削與壓迫已經絕跡。這一偉大的

國家，已經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預言，如恩格斯所說：

「生產手段既轉入社會的掌握中，商品生產以及生產品對於生產者的統治，也便同時歸於消滅。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就爲根據自覺計劃而進行的生產組織所代替。……只在那時，人方在某種意義上，最後的脫離了動物界：只在那時，人方從動物的生存條件轉到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一切環繞着人，並且從來統治着人的生存條件，現在處在人的支配及統制之下了。……只從這時起，人們方才自覺地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只在那樣時候，他們所推動的歷史因素，才將以極大的日益增加的程度，給出他們所希望的結果。這將是人類由必然的王國達於自由的王國之飛躍。」（『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解放社版九九頁）

在蘇聯，生產品對於生產者的支配和經濟力量對於人類意志的盲目支配，都已經被消除。生產力再也不會變成不受驅動的盲目破壞的力量。生產力在勝利的工人階級手裏，已經從凶惡的魔王，一變而爲馴良的僕役。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已被有意識的組織和計劃所代替。生產依照一個偉大的社會計劃進行。在蘇聯，沒有失業和飢餓的事情。財富年年增加，但是從不發生經濟危機，勞動生產力年年增加，但是沒有人失業。蘇聯人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對於舊時動物生存條件的最後印象，正在被消滅乾淨，而新的人的生活條件正在長成着。蘇聯空前的不斷的進步，是由於這一事

說：生產工具已不是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而是整個社會所共有；資產階級的獨裁已被推翻，而被工人階級專政所代替；國家已不是利益裝徼的少數人的工具，而是整個勞動人民的工具。社會主義勝過資本主義的歷史事實，在蘇聯憲法第四條中很簡明的表現出來：『蘇聯之經濟基礎，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此經濟制度與公有制，因剷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廢除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消滅人對人剝削之結果，已形奠定。』

年青的社會主義世界，站在穩固的基礎上，面對着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人民大眾日益認識清楚這兩個世界有天淵之別。一轉是剝削、壓迫、暴力、經濟危機、貧窮痛苦、流血戰爭、野蠻毀滅的世界；而另一個則是自由創造的勞動、人民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各民族間的悠久友誼、社會主義民主的光輝、堅定的和平政策、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蒸蒸日上。兩個世界的相反情景，使全世界人民大眾日益厭惡資本主義，和傾向社會主義。這個相反情景，使資本家沮喪萬分，同時使工人階級歡欣鼓舞，向前鬥爭。

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也看到社會主義在羣衆中日益增長的偉大影響，他們正在用盡一切方法來消除這種影響。在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鬥爭中，他們不惜採取各種各樣的陰謀手段。他們有計劃地顛倒關於蘇聯的事情。爲了要歪曲社會主義勝利的事蹟，他們不惜作最無恥的謊語。這些造謠者揚言蘇



「社會主義」等無稽的神話。他們將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和其他各種反動政府。說以「社會主義」之美名，這樣來污蔑社會主義，並使人民失去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但是造謠污蔑的煙霧，仍然遮蓋不了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事實。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就是為陳述這些最簡單的事實，和社會主義的一些特點。讀者們可了解：數千年來人類優秀思想家的崇高理想，和近代工人階級的鬥爭目標，怎樣首先由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方向，而後來在列甯和斯大林的事業中見諸實現。

## 二 工人階級勝利了

腐朽的資本制度不特阻礙一切進步，而且它的潰爛作用到處蔓延。反對腐朽的資本制度的鬥爭，是無上的歷史需要。歷史把資本制度的掘墓人底任務，交付給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是和資產階級統治對立的。工人階級是直接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的。工人階級即使爲了最低度的物質上、政治上和文化的需要，也不能不和資本制度天天鬥爭。工人階級最容易直接感覺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惡果。經濟危機的時候，首先受打擊的便是工人階級。在工人的工資下降，還有許多工人被擠於生產之外，慘苦失業的痛苦。生活的經驗告訴工人們：他們的勞動力量不是顯的

東西，而只是一種商品。勞動力是這樣一種商品：它的價格總低於它的價值。它是利潤的泉源，資本家從這個泉源不斷地擴大資本；整個資本制度是站在剝削基礎之上。工人們一起來，資本制度的基礎便動搖了。工人階級集中在工廠裏面，所以它能夠有高度的組織。工人階級以勞動進行生產，所以它也有能力使生產停止。工人階級在資本制度的臟腑內，天天和這個制度衝突，所以它能夠完全把握現實來進行鬥爭。工人階級是現代社會最重要和最進步的階級。工人階級在其階級鬥爭中，站在整個勞動人民的前列；它不但捍衛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捍衛其他羣衆的利益。只有推翻資本制度，工人階級才能解放自己。而工人階級只有和其他勞動羣衆聯合行動，才能推翻資本制度。工人階級獲得解放，一切勞動人民也跟着獲得解放。近代的大工業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正如恩格斯所說：「在歷史上第一次能夠提出這樣的要求，非但要消滅某種階級組織、某種階級的特權，而且還要根本消滅社會階級的區分，這個階級處在這樣的地位，使它要是不願意陷入中國苦力的地位，那末它一定要提出這種要求。」（吳譯「反杜林論」一九四頁）在工人階級後面，再沒有新的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勝利，使人類大踏步地走向無階級底社會；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人民大眾克服一切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勝利。

在資本制度之下，工人既沒有社會安全 and 人格尊嚴，也沒有表現他的創造能力的機會。資本制度

不允許工人生活按照他所願意的方向發展。資本制度的殘酷社會力量，蹂躪工人，毀滅他的計劃和願望，使他貧窮困苦，使他的一切個人努力皆歸泡影。勤勞和能力都不能保證工人在經濟危機中不陷於困境，一生勞力所得可以毀於一旦。或者你希望學習吧，但是社會上怎會留意你的志趣呢？或者你是有技術專長的人，但是社會上怎會重視你的創作呢？不論你的智力與人格高出於你的雇主千百倍，社會上的唯一標準仍是金錢。如果一個工人在圖前進，資本制度的人初會用藐視的態度申斥他：「你還是做你的工罷！不然。你就馬上會碰釘子！」但是，工人常是無工可做。千百萬的無產者終身失業。無數工人階級的子孫已沒有可能再進工廠。在工人們面前，擺着悲慘的前途。他們朝不保夕地經常在飢餓線上掙扎。他們只有推翻資本制度，才能開始真正的生活。

一萬個工人中間或者會有一個偶然遇到上升的機會，但是絕對大多數的工人沒有可能脫離窮苦的地位。無數有天才的人因為授閒遣散，而抑鬱憔悴，多少有希望的青年遭受摧殘埋沒。工人羣衆只能一天到晚做局部的和單調的工作，而永沒有機會看見生產的全貌。由於機器的發達與勞動的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失掉了一切獨立的性質，因此也就失掉了對於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他去做的，只是些最簡單的、最單調的、最容易學會的動作。……工人羣衆被擠在工廠裏面，像軍人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被看作產業的士兵，放在整批下級軍官與將領們的層層監視之下

。他們不單是資產階級的奴隸，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他們每天每時都被機器奴役着，被監工奴役着，特別是被各個有產者工廠主本人奴役着。這種專制主義或是公開宣布賺錢是它的目的，它就越發可鄙，越發可恨，越發可憐。」（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

數十年來，一部工人階級在不斷鬥爭的過程中，也曾獲得某些生活上的少許改善。但是這種進步總是相對的，是虛假的。經濟恐慌時發生，埋葬工人們的建樹，資產階級時常降低工人們的生活水平。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制度裏面，反動的資產階級無不以取消工人們的建樹為事：它摧殘工人團體，使工人變為工業的奴隸。

工人階級中有一小部份被資產階級用昂貴的工資和其他特權所收買，這部份人和工人階級疏遠。資產階級直接効勞，而為它所寵愛，這部份人叫做「貴族工人」，資產階級企圖利用他們的幫助，來「收買」革命，來分裂工人階級。但是無論如何，這一稀薄階層的「貴族工人」，掩蓋不了無產階級羣衆日益貧窮化的事實。

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解放了近代社會中最先進階級的無限創造力量。今天蘇聯的工人，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和平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相提並論。關於勝利的蘇聯工人階級，斯大林曾經說過：「人們往往按照舊叫它無產階級。但是，什麼是無產階級呢？無產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生產工具與

生產資料屬於資本家的經濟制度之下，被剝奪了生產工具而受資本家的剝削，無產階級就是被資本家剝削的階級。而在我們國家中，大家知道，資本家已經被消滅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已經從資本家手中奪來轉交給國家，而這個國家的領導力量便是工人階級。因此，剝削工人階級的資本家階級已經沒有了。因此，我們的工人階級不僅沒有被剝奪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相反的，它與全體人民一起掌握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既然它掌握着生產和工具生產資料，而資本家階級又已消滅，那末就絕對沒有任何剝削工人階級的可能了。在這樣情形之下，還能把我們的工人階級叫做無產階級麼了？顯的，這是不能的。馬克思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必須粉碎資本家階級，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並消滅產生無產階級的生產條件。能不能說蘇聯工人階級已經實現了解放自己的這些條件呢？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這樣說。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蘇聯無產階級變成了完全新的階級，變成了消滅了資本主義經濟系統，保證了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並使蘇聯的階級，變成了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勝利的蘇聯工人階級，不是生產的奴隸，而是生產的主人。每一個工人和工程師或經理一樣享受平等的蘇維埃公民的權利。每一個工人在經常舉行的生產會議中，發表他的批評，提出他的意見。他向國家的管理組織和技術的建議，必須被慎重考慮。蘇維埃工人的階級是無限廣大的。整個社會培養他的

能力，鼓勵他向各方面發展，並用盡一切方法來幫助他的進步。工人們有各種機會學習技術和科學，並得到種種鼓勵，來把他們的技術水平提高到工程師和工業管理者的水平。大多數蘇維埃技師、工程師和工業管理者都來自工人階級。許多蘇聯紅軍的指揮者、組織者、政治家、科員和作家，都是工人階級的兒女。這種羣衆的上升運動，時時刻刻進行着。千百萬的工人成爲知識份子——這個知識份子的階層是和蘇維埃人民血肉相關而不可分離的。工人與知識份子的區別，開始被消除着。每個人都

在學習，發展他的能力和天才。每個人都有機會上進，和精通知識和文化的寶庫。

在資本主義世界，勞動「失掉了一切獨立的性質，因此也就失掉了對於工人的任何吸引力」。相反的，在社會主義世界，勞動變爲最「名譽、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情」。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一個技術上新發明的受人尊敬，和工人們知道他們生產力愈增加，他們的生活水平亦愈加提高，這一切產生了最高度的勞動熱忱。在每一生產部門中，工人階級的創造力都蓬勃發展。最能幹和先進的工人自動創造新穎的生產方法。他們和羣衆一起，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運動。這運動的結果超出了現有一切生產計劃，並把所有舊的標準生產率都突破了。這運動以它的創始者礦工斯大哈諾夫爲名。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行於莫斯科克林姆宮的全蘇聯第一次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會議中，斯大林描寫這個運動說：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同志吧。這是一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大

多數都是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有文化程度的、有技術修養的人物，他們的工作做得非常準確、非常認真，可作爲一般工作人員的榜樣；他們十分愛惜工作時間，不僅是不肯浪費一分鐘，就連一秒鐘也是不肯浪費的。在他們中間，大多數的人都已經受過所謂技術常識的教育，而且還繼續到深自己的技術的研究。他們沒有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底保守主義的惡習和苟且偷安的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生產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生產定額，他們自動地修改工業領導者所規定的標準生產率和生產計劃，往往補充和糾正工程師和技師底工作，往往教導工程師和技師，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爲，他們已經完全精通了本行工作的技術，他們有盡量利用技術的本事。在今天，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還不多，可是，到明天，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一定會增加十倍，關於這一點，誰能懷疑呢？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命家，斯大哈諾夫運動表示我國工業有無限遠大的前途。這個運動包含着我國工人階級將來文化技術，知識程度高漲的種子。這個運動給我們開闢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使勞動生產率達到必要的高度，以便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消滅智力和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形勢，——所有這些情形，誰還顯而易見嗎？

這一使社會主義勞動生產率超過資本主義的運動，是從工人階級內在的創造力中生長出來的；沒有社會主義的社會，這種運動是不可想像的。已經獲得自由解放的工人階級，不但消滅失業現象，而

其目的在於增加，在它的範圍內無不進步的用途，勞動生產率的增加的結果，都用來增進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的幸福。只有這樣一個工人階級的勞動熱忱才能產生斯大哈諾夫運動。這種運動不是資本家及其權力機關從上面發下來的命令所能發動。只有已經獲得自由解放的工人階級的偉大意志，才能使這一運動勃興。

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統治的蘇聯工人，他的工作不是爲資本家私人利益，而是爲了自己階級，自己國家和自己人民的利益。蘇聯工人是歷史上從來未曾有過的新人物。在社會主義的溫暖和陽光之下，以前受資本制度摧殘的千百萬人們的能力，解放出來成爲壯健的力量，無產階級成爲自由的工人階級，勞動變爲「名譽、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業」，工人成爲自覺的和自覺的生產主人翁，他的個性在各方面發展，他不斷進步有了充分的保證，這便是社會主義的最大成就之一。

### 三 農民的解放

社會主義不僅是工人階級的事業，而且也是農民的事業。

在世界上許多角落，農民仍在封建半封建剝削之下輾轉呻吟。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民們由幾於世紀不反對地主貴族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廢除了農奴制度，而成爲小塊土地的自由主人。可是這



種所謂「自由」的士地所有權，一開始便是相對的；它一方面使農民有力生產，一方面則加以束縛，使其不能發展。資本主義侵入農業，把農業吸引到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去。大資本家在廣闊的農場上採用新式機器和上等肥料，並應用一羣工資低廉的無產者。這樣，大農小農就與之競爭，而不得不投入奴隸的、卑賤的和剝削的組織。在農村中，只有大農和農村資本家能隨意獲得剩餘利益，而中農與貧農則日益陷於貧窮困苦之境。

在許多程度裏面，農民們組織了合作社，以便在經濟上抵抗資本家。但是這些合作社逐漸落入財政資本之手，合作社的職員日益成爲資本的工具，而農民們卻便被擠於自己血汗所造成而合作社的領導機關之外。農民們既負債務的重担，復受無限制的賦稅的壓迫。在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千百萬農民實際上已經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權，而成爲替銀行流血汗的奴僕。他們勞動的果實被放款的資本家所掠奪。資本的經理人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收稅員與警察，騷擾和逼迫他們。農民破產者日益衆多。他們是麵包、肉、牛肉和酒的生產者，可是他們自己却缺乏這些東西，而忍受飢餓的痛苦。他們胼手胝足，一天勞動十二三小時，仍得不到溫飽。至於文化的利益，更非農民所能享受。大批青年農民跑到城市裏去，企圖避免農村中的痛苦。他們從所謂「自由的」財產所有者，一變而爲靠工資生活，替資本家奴役的無產者。

在資本主義國度裏面，反動勢力日益猖獗，大資本家控制了一切，使農民們日益降低到農奴的地位。農民種什麼東西，要依照大資本家的意。旨農民不能自由處置自己勞動的收穫，而必須交給大資本家。官吏和銀行代表實際上主宰農民的一舉一動。農民的地位和中世紀黑暗時代比較一下，好不了多少。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農民的田地日趨荒廢，農民的兒子不願繼承父業，女兒不願嫁給農家子。資本主義國家內的農民日益望着蘇聯，並日益看出所謂「社會主義使農民破產」的謊言的欺騙性。他們在自身的經驗中知道使他們破產的，正是資本制度，他們開始認識這個制度的推翻之日，便是他們獲得解放的一天。

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的成績，已經證明社會主義的幸福，不但工人享受，而且農民也享受。工人們和農民羣衆親密聯盟，掃除了沙皇制度和資本制度，建立了蘇維埃制度。蘇維埃的標誌，不但有工人的錘子，而且也有農民的鐮刀。工人們和農民羣衆親密聯盟，勝利地建立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的目標大踏步地前進。在蘇聯，農民已變爲嶄新的人物。斯大林說：「舊通常的概念說，農民是這樣一種小生產者階級，這些小生產者好像一盤散沙，散布在全國的地面上，各自在自己的小經濟上，用落後的技術耕種土地，這些小生產者就是私有制度的奴隸，就是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者、高利貸者等等所任意剝削的。在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如就它的基本羣衆說，就正是這樣的階級。能不能

說我國現時的農民——蘇維埃的農民羣衆與這樣的農民相像呢？不能，不能這樣說。這樣的農民在我國已經沒有了。我們蘇維埃的農民是完全新的農民。我國已經沒有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了。因此，我們的農民是擺脫了剝削的農民，而且我們蘇維埃農民的最大多數，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即是他們自己的工作 and 財產，不依靠個體勞動和落後技術，而是依靠集體勞動和現代技術。最後我們農民的經濟基礎，不是私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生長出來的集體所有制。由此可見，蘇維埃農民完全是新的農民，這樣的農民是人類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無產階級革命驅逐了資本家、大地主、高利貸者、投機者、騙子和守財奴。它使農民們再不受銀行和這些蠹蟲的毒害，並且把巨大的地產放在農民手裏。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產業工人幫助農村工人，貧農和小農進行反對富農的鬥爭；這些富農到處霸佔最肥沃的土地，並從事剝削與壓迫貧農。工人階級提出建議，說貧農、小農和中農應當組織起來，共同耕作和從事畜牧。工人階級幫助農民這樣去做。工人階級以新式農業機器及一切合理化農業所需要的技術設備，供給集體農場。社會主義國家貸款給集體農場，後來並不要他們償還。社會主義復給農民以優良的種子和化學肥料，在全國各地建立機器及拖拉機站，並訓練大批農民去當拖拉機和收穫機的駕駛員與農業專家。

農民們日益認識集體農場的利益，就是說，每個人各自耕種一小塊土地，工作既極辛苦，收穫又少，可是在集體農場上共同操作，使用近代農業機器，則不特工作便利，而且大量生產，每人按照其工作，可以分得豐富產品。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組織集體農場，採取慎重的態度。它保證集體化之進行，要絕對以農民之自願為基礎。它從來不使農民感覺任何脅迫，而只是說服農民，使他們相信集體農場的好處。列寧曾經說過：「只有當我們在實際行動中向農民有效地證明共同的、集體的和合作的耕作是有什麼好處，並用合作的耕作有效地幫助農民的時候，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真正使農民信服它的政策的正確性，和得到千百萬農民真正的和長久的擁護。因此，爲了促進農業的合作方式而採取各種各樣的方案，其重要實非言語所可形容。在我們國家裏面，有千百萬個體農戶，散處於遼闊的農村區域裏……只有用實際行動和農民們所了解的經驗，來證明轉變到農業的合作方式，是必要和可能的時候，我們才配說這句話：在整個廣大的農民國度俄國，已經採取了走向社會主義的農業的道路。」（列寧在第一次農業公社與農業合作社代表大會的演詞）

當農業集體化正在進行的時候，斯大林也着重地指出自願的原則的重要。在一九三〇那一年，他說：「我們集體農場之所以能够勝利，正是因爲這種政策是依靠着集體農場運動的自願性和蘇聯境內各區域特殊條件的估計，不能用暴力來組織集體農場。如果這樣，那就是愚蠢和反動的。集體農場

最後的區域內去。如果這樣，便是愚蠢和反動行爲了。這種「政策」，一下子就會使集體農場的思想

斯大林；「利利衝昏頭腦」，「斯大林選集」第四卷一二五頁）

這一段只是用來說對破壞壞壞怠工份子，對付那般企圖以恐怖和欺騙手段來阻止進步潮流的舊統治階級的殘餘分子，和「村」級採取十足犯罪行爲來破壞集體農場的富農。可是集體農場運動的勝利，只有當農民羣衆——集體的和社會主義農業的無限優點的時候，才能從他們的自由志願中發生出來。他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和他們在集體農場中獲得繁榮和文化的飛躍進步，使蘇聯的農民羣衆永遠站在社會主義方面。

蘇聯的新憲法規定蘇維埃農民的權利，並在簡明的條文中，表現社會主義農業的真諦：

「第七條：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企業及其工具與耕畜，集體農場與合作社所出產之產品，以及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公共建築物，概爲集體農場與合作社之社會主義公有財產。

集體農場內每一農戶，按照農業組合章程之規定，除從公共集體農場領得主要收入外，尚有

小塊園地以供個人使用，並有此園地上所有副業，以及住宅、產品、牲畜、家畜及小農具，爲其

個人財產。

第八條：凡集體農莊所使用之土地，歸該集體農場無代價與無期限使用之，即永遠使用之。

第九條：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爲在蘇聯全國經濟中佔統治地位之經濟形式，但同時，由自力經營及毫不剝削他人勞動之個體農民及手工業者小私有經濟，亦爲法律所容許。」

今天在蘇聯，還有些個體農民：但是極大多數已看清楚那一種方式有利，而加入集體農場。土地歸集體農場永久使用。機器、棧房、倉庫、牲口棚和馬房等，都是集體農場的社會主義財產；同時集體農場內每一個農民有他自己的房子、果園、菜園、牛、豬、羊與日常用具。他的社會的和個人的財產，是不可侵犯的，而爲整個社會的力量所保護。

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的勝利，使收穫年年增加，創造空前的紀錄。將蘇聯平均每個人口的穀類生產量，和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度美國來比較一下，前者幾乎比後者多百分之五十。蘇維埃農民不但享受繁榮的生活，而且很有把握地天天進步。近代文化深入蘇維埃農村的每一角落，把電氣設備、無線電、汽車、照相機、圖書館、休養所、幼稚園、學校廣布到鄉村間去。成千成萬的受良好教育的人們——農藝專家、管理員、紅軍指揮員、自然科學家、物理學家、教員和政治家——從蘇維埃農民中產生出來。農民、工人與知識份子間的界綫，正在被消除着。

當資本主義國度內的農民日益陷於貧困奴役的境地的時候，蘇維埃農民的生活突飛猛進，使他

成爲繁榮、快樂、文明和在各方面充分發展人格的真正自由人。資本主義把農民變成財政資本的奴隸。  
• 社會主義解放農民，給他們自由和光明。

#### 四 知識份子的變化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產階級，即知識份子、小公務人員、小商人與手工業者的地位，是不穩定的，他們的前途往往是慘淡的。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搖擺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他們拚命靠近資產階級，但是資產階級時常擺脫他們，把他們送回不穩定的和朝不保夕的境地。他們不願意放棄有一天踏進資產階級隊伍的希望，但是「中等階級的下層——小工業生產者們，小商人與小店主，手工業者與農民——逐漸破落爲無產階級，一部份因爲他們的微小資本不夠經營大工業，不能支持對於大資本家的競爭；一部份因爲他們的技巧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文不值了。無產階級就這樣地從人口底一切階級中補充起來。」（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

中等階級破落爲無產階級的變化，有時好像被相反的運動所遮掩，如公務人員、書記、專門家及自由職業者的增加，資產階級需要這批人來爲它的經濟事業和國家服務。這批人渴望靠近資產階級。他們卑躬屈節，模仿統治階級的習慣、道德標準、禮節和儀式，這樣，他們自己以爲高於一般被剝削

的聲譽。他們在表面上好像增加了統治階級的權利，使他們引以為榮。實際上，發號施令者是資產階級，他們的任務，是傳達資產階級的命令和監督其執行而已，可是他們却自以為是社會的主人。在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因為被資本的力量所迷醉，忘記了他們自己風雨飄搖的地位；他們竟然蹂躪人民，好像這是他們最重要的職務。他們猶如舞台上小丑，扮着帝皇和英雄，洋洋自得，可是當了服裝卸下的時候，還是「依然故我」，免不了降落為無產階級命運。

當資本制度日趨腐爛的時候，中等階級的羣衆，不得不日益看清楚他們所處地位的實況。不論怎樣掙扎反抗。手工業者、工匠、小商人和自由職業者之破落為無產者，一天比一天地增多。他們再也不能閉着眼睛不看見這一事實：資本制度使他們下沉，毀滅他們的希望和前途。資本制度以諷刺而又直率的態度對他們說：「你們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像你們這樣的人，實在是太多了。你們不如拿起鐵鎚去修路和建築堡壘罷！」在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專政之下，知識份子再也不能保持他們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寵兒的幻想，反動的思想，揭破了資本主義文化的外衣，而資本主義的野蠻殘暴的真相，完全呈現於知識份子的眼簾之前。許多知識份子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剝奪了任何進步的機會，他們開始覺悟了，企圖回到人民的懷抱裏來，並對社會主義採取新的同情態度。

當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中等階層和知識份子日益下降的時候，在社會主義國度裏，知識份子正在



經歷有史以來空前的變化和進步。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英雄米拉波曾大聲疾呼：「天才的曙光，已經出現了！」但是這個呼聲是早了一些。在資本制度下，只有損人利己，爲富不仁的，「天才」最有地位，至於真正有利於民生的天才，不知被埋沒多少。只有在社會主義的國度裏，真正「天才的曙光」已經出現，只有在那裏，人類的一切才能，都有發榮滋長的機會。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知識份子的性質和地位，根本上起了變化。蘇維埃的知識份子，已經不是那舊的落後的知識份子；這些舊的知識份子企圖把自己看作超階級的，而實際上是替地主和資本家效勞的。我們蘇維埃的知識份子，是完全新的知識份子，與工人階級和農民血肉相聯的無知識份子，第一，知識份子的成份改變了。在我們蘇維埃的知識份子中，由貴族和資產階級出身的，佔很少的成份。蘇維埃知識份子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從工人階級、農民和其他勞動階層出身的。其次，知識份子活動的性質也改變了。以前他們是必須替富人階級效勞，因爲除此以外，便沒有別的出路。現在他們替人民服務，因爲剝削階級已經不存在了。正因爲這樣，他們現在是蘇維埃社會中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在蘇維埃社會中，他們與工人和農民攜手並進，建設新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

由此可見，這完全是新的勞動的知識份子，這樣的知識份子在地球上任何國家內都是找不到的。

（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一羣，萬口百一人，從工人階級、農民、勞動知識份子隊伍中出身的人，進了高級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就補充了知識份子的薄弱的隊伍。他們把新的血液注進知識份子中去，並接濟的方式，按蘇維埃的方式把它復活起來。他們按自己的形像和模樣，根本改變了知識份子的整個面貌。舊的知識份子的殘餘，已在新的、蘇維埃的、人民的知識份子中溶解了，這樣，就造成了新的、蘇維埃的知識份子，他們是和人民緊密聯系着，並都在準備抱着信心和真理來爲人民服務。」（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

新的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不像資本主義世界裏面的知識份子飄搖不定。社會主義的知識份子站在結實的基礎上，他們是從人民中間生長起來的。他們的地位是有保證的，他們的工作是有目標和愉快的。沒有什麼東西來阻礙他們的發明精神、創造力量、建設熱忱和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大胆改革。他們既然和羣衆密切聯系，從羣衆中生長起來，和不斷地從羣衆中吸收新的人材，所以他們不會變成延遲的特權階層、不會脫離人民羣衆。偉大和富裕的社會主義國家，它的富源和設備都可以給他們使用。沒有資本家牟利的念頭和對經濟危機的恐懼，來束縛他們的努力。他們不受那個以私人資本爲基礎的社會制度的狹窄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是廣大無邊的，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經濟制度。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任務是重大的，他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新的工廠、學校、戲院、圖書館和試驗所

，不斷地建立起來，新的生產方法和新的發明，很快的試驗和採用。新的探險計劃和科學計劃，積極進行着。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巨大的工作，這樣良好的機會，和這樣熱烈的建設高潮。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曾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中發揮這一個要點。他說：

「資本制度積累了不少的物質和文化的價值，但是今天資本制度，即使爲了它自身的利益，也沒有能力使用這些價值。它已經在許多方面開始遏抑科學、藝術和文化的進步。這是一個事實，那末，這對於資本制度是不利的。今天已經有人接受資本制度的遺產。共產主義是從資本制度所創造的東西，即在經濟、物質生活和文化等各領域內許多優美的建樹中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用自己的方式，來重新估計資本制度所創造的東西和價值，這並不是爲保存資本主義社會的「精英」，而是爲了全體人民和全人類的利益。我們必須毫不懈怠地研究這些文化遺產。我們必須澈底地和深刻地了解它。我們必須利用資本制度和初期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東西，利用過去許多世紀人類勞動所造成的磚石，來建築一座新的大廈，一座光明的、廣大的、陽光充足的和適合於人民生活的大廈。……」

在這個歷史的工作，我們的知識份子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文化人、科學家、技術家、老的和新的知識份子、學生和技術工人的隊伍是年青年補充和加強。蘇維埃人民需要他們，來解

決偉大的新任務，和完成必須進行的主要經濟任務。」

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知識份子的生活每况愈下，他們眼見資本制度的新危機，正在危害着人類的藝術和文明。在社會主義的世界裏面，從自由快樂的人民中間，已興起了新的知識份子，在新世界的曙光中大踏步地前進。

## 五 社會主義的民主

人類社會愈進步，參加社會和國家政務的各階層人民，也愈廣大。被壓迫的階級，不斷的爲了參加國家政務而奮鬥，反對統治階級取消他們的選舉權和把他們當作「阿斗」看待，爭取自由平等的公民所應有的權利。在奴隸社會裏面，大多數人連自由生存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奴隸主不但可以把奴隸們在市場上作了牲口買賣，和隨便毆打虐待他們。而且可以任意殺死他們。婦女不准參加任何活動，並以服侍男人爲職務。就是那般自由民，爲爭取他們的公民權的每一要求，也非對貴族進行鬥爭不可。在封建制度之下，封建貴族對於農奴，可以爲所欲爲。當然，在這個制度下，封建主已不能隨便將農奴處死，但是除此以外，封建主對待農奴，什麼都可以做得。管理國家政務，實質上是地主貴族的特權：城市居民被限制於管理地方事務的狹小範圍內。中世紀的階級劃分，首先是在政務和宗教上統

治社會的封建主們，次之，和封建主遠遠隔離着的，是富有的市民；而人民大眾、農民、城鎮中的小市民們的生活，過着乞丐一般的生活，被壓迫得連氣都透不出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打破這個封建制度，倡言一切公民的自由平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人權」原則便是：社會裏面每一個份子，對於國家政務、立法和政府，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

但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對於這個民主原則的實際運用，這是相差很遠。在形式上承認社會裏面一切公民的平等，這是一個很大進步。但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不能够超越這種形式上的承認，而再向前進一步。社會裏面的一小部份人，資產階級，佔有着社會生產手段的命脈，並以此為基礎，掌握社會的一切權力的機關。一切工廠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在這裏，資本家的統治是沒有限制的。他決定了工資率，工場規則，以及工人的錄用與開除。資產階級全權支配生產，而工人們只是被迫出賣勞動力，他們對於工廠管理，是無權過問的。一切財政是出資產階級控制。政府依賴財政資本家的「信任」和支持。財政資本家要改換一個政府，常常把資金匯出外國，造成金融危機，使它不得不下台。武裝力量，軍隊和警察，也在資產階級的手中；這般將軍、警察長、高級官吏都屬於統治階級，他們隨時隨地反對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軍隊和警察是統治階級的工具，這個真理並不難證明。在行政官吏和法官的主宰人物裏面，大多數屬於資產階級，執行這個階級的命令。外交官吏則是資產

階級子弟安身之所。當了一個工人遇到法官、檢察官和法官的時候，他卻弄見了統治階級的伴。平常經驗逐漸使工人明白：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只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和付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的機構。

除了暴力以外，資產階級還採用更巧妙的方法，來實行它的統治。一切言論機關差不多都在資產階級的手中，因為辦一個大報館，是要很多金錢，而工人們沒有力量籌得這麼多錢。大多數戲院和電影公司，主要印刷事業，研究院，無線電播音台等等，都屬於資產階級。這就是說，資產階級控制了社會上的輿論。資產階級的觀點、成見和道德觀念經過各種各樣的方法，深入到羣衆裏面去。資產階級利用報紙、書籍、電影和無線電廣播，將統治階級所需要的精神，灌輸到被壓迫者的頭腦裏面，使他們在思想上成爲資產階級的俘虜。

資本制度不但有暴力機關，作爲統治的骨幹，並且還有它的宣傳機關，來起輔助的作用。資產階級的國家和資產階級的欺騙制度，是互相聯系着，這就使被壓迫羣衆礙於看出自己在社會中的真正地位和自已利益的所在。平民們愈參加社會公共活動，教育愈普及、文盲愈減少，工人們越有組織以爭取參加社會活動之權，則控制輿論對於資產階級的重要性，更形增加，資產階級更需要用精神的鴉片，來毒化、麻痺和愚弄人民。因此，它採用極廣泛的宣傳方法。資產階級把商業方面大規模廣告的經

驗，應用到政治和文化方面。來混淆人民的視聽，使他們走錯道路。同時資產階級聚集了一大批「思想界」的經理，鑽入勞動人民的組織裏面。這種披著所謂「社會主義」的外套，在外表上模仿工人運動的某此形式，而在實質上為資產階級效勞，竭盡其欺騙詐偽的能事。

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使統治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界各方面運用獨裁，有很大的伸縮餘地，使階級統治的機構加上一層巧妙的偽裝。但同時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也給工人和勞動人民一個機會，來對資產階級的獨裁進行鬥爭，以期有一天推翻它。所以資產階級中間最瘋狂的反動份子，以為他們的唯一出路是取消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和施行公開的，恐怖主義的獨裁。

可是首先讓我們看一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時常允許人民選代表到議會中去，它的實質究竟是什麼呢？正因為資產階級利用它的龐大宣傳機關，統制社會輿論，正因為資產階級對選民，施用強大的精神上與物質上的壓力，所以選舉結果從來不會符合於各階級間的實在數量對比。在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度裏面，選舉法律給統治階級以各種特權，這樣，更使選舉結果與各階級間數量對比，差離得很遠。如規定選民的資格以財產、納稅能力、教育程度、居留條件為標準。在某些國度，婦女、在役軍人、傭僕等一部份人口，沒有權參加選舉。又如在其他有些國度，亂分行政區域，以便富人住宅區域的代表比率，能夠超出工人區域；某些資產階級的機關，如商會與大學等，享受特殊選舉權利。帝國主

義國度只准「統治民族」參加選舉，而殖民地民族則無權參加。還有一點是很重要的，資產階級用直接的賄賂、高貴的股票、肥缺和爵位，收買議員，使他們腐化，使他們在名義上雖然代表人民，而實際上成爲資產階級的經理人。如果這些手段還不能收效，如果國會在羣衆壓力之下，通過了侵犯統治階級的特權的法案，統治階級仍有各種各種的機會，破壞它，如唆使官僚機關實行怠工、罷之以財閥的反抗，最後用武裝部隊「干涉」，來推翻人民的公意，那時國會如不欲解散，只有服從資產階級的指示。法國和西班牙人民陣線，歷史，表現了資產階級採取怎樣機巧的手段，來消除國會對它的障礙。歷史曾千百次證明列寧的話的正確：「每數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強姦民意——這便是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之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立憲的君主國裏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也是這樣。」（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十二卷六一頁）

可是在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之下，產生了更高級的民主制所需要的條件。這種更高級的民主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保證一切公民的平等權利；它把國家政權機關放在人民的手中；它與希臘字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即「人民的統治」完全一致；它不是一小部份人——資產階級——的專政，而是代表極大多數人利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看到一種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只爲着富人的、爲着少數人的。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把民主制



給民衆，給大多數民衆，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唯有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民主制。」（同上書。一一〇頁）

這樣的民主制度，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已經在蘇聯實現了；在社會主義在各方面已獲得完全勝利，和舊的剝削階級被完全消除之後，極大多數。民的民主制度，已發展成爲一切人民與整個國家的民主制度。這個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載於一九三六年通過施行的新蘇維埃憲法。這新憲法不特列舉蘇維埃公民的民主權利，而且注重保證這些權利的實行。斯大林在其對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蘇維埃的特點：「資產階級的憲法通常僅限於規定公民形式上的權利，而不注意實行這些權利的條件。這些權利實現的可能的條件。這些權利實現的物質條件。說公民平等，可是忘記如果資本家與地主在社會上享有財富和政治勢力，而工人與農民被剝奪了財產和政治權利，如果資本家和地主是剝削者，而工人和農民是被剝削者，那末，雇主與工人之間，地主與農民之間，是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或者再說言論、集會，出版自由，可是忘記了如果工人階級沒有可能支配適當的會場、好的印刷廠、充分的紙張等，那末，這些權利，對於工人階級，就變成了空話。」

「新憲法草案的特點，就在於不僅規定了公民的形式上的權利，而且把重心放在保障這些權利，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物質條件的問題上，它不是簡單的宣布公民的平等權利，而是用立法的方法鞏固

已把剝削制度消滅了的事實，一切公民已擺脫一切剝削的事實來保障公民權利的平等。它不是簡單宣布勞動權，而且用立法的方法鞏固在蘇維埃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消滅失業現象的事實，來保證勞動權。它不是簡單的宣布民主自由，而且用立法的方法保證它，用一定的物質條件保證它。因此，很明顯的，新憲法草案的民主主義，不是「通常的」、「公認的」、一般的民主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的實質，不僅宣布一切公民的平等權利，和參與國家政務、社會生活的權利，而且給與這些權利以物質上的保證；這種物質上的保證是有鞏固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作基礎。社會主義工業中的工人，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平等自由的公民。他所服務的工廠，不屬於私人，而是人民所共有的。經理和工程師，不是資本家所雇用的，而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生產會議中，工人可以發表他對於工廠管理的意見。在工會會議和黨的會議中，他可以批評上級負責人員。他用不記名投票方法，選舉工會職員，黨的負責人、區蘇維埃、城市蘇維埃和全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代表必須對其選民報告他的活動；選民多數意見可以隨時撤回他們的代表。蘇維埃憲法第一四二條明白的規定：「每一代表務須向選民報告本人勞動或代表蘇維埃的工作，並得隨時依大多數選民之決定，按法定手續撤回之。」

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並且經過各種聯系，來監督他們的代表。選民在工廠中和集體農場中舉會議。黨經常注意代表們的工作，工會和其他羣衆團體也都是如此。代表們有時會在報紙上受批評。一切事務的組織和進行，公衆可以完全明瞭，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之下，沒有什麼「後台老闆」，沒有雇主聯合會，沒有資本主義式的託辣斯和銀行，沒有軍閥，也沒有指揮政府的「四百巨戶」。在一切組織和國家機關裏面，人民統治着。武裝力量真是人民的力量。工農紅軍服膺社會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原則，它的指揮者大多出身工農。法官也由人民選舉。社會主義國家的公務員，沒有特權的架子，不像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務員是不能夠受批評的。也可以說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人人都是公務員。譬如在工廠內服務的工程師，和政府中的官吏，以至於民警和清道夫，他們都是公務員，在他們中間並沒有什麼根本的不同；他們都是從民間來的，他們都要聽從人民的批評，去獲得人民的信任，不然人民就會撤消他們的職務。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沒有人可以憑藉他的地位，尸位素餐而永久站在人民上面；無論那一個人，當他喪失了人民的信任的時候，就要下台，讓其他在工廠、農場中工作優越的、爲人民所信任的人，來代替他的職位。許多昨天的領袖，今天已担任有權威的職務。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允許任何多普通工人，昨天還在礦山和農場中工作，今天已担任有權威的職務。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允許任何人腐化、陳腐或傲慢自滿；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猶如川流不息，使新生人材得以湧現，而腐化無用

的份子，免不掉被這巨大的洪流所冲刷。每一個人每天都要證明他是在爲社會服務，而獲得人民的信任——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的嚴正的除舊布新的規律。決定每一個人的問題，不在於他的出身和過去資格，而在於今天的工作成績，這成績常常在選舉他的人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的監督下，這樣互相規勸和互相監督的制度，挑選最能幹、最優秀和最和人民接近的份子，來領導人民。

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之下，公衆輿論的力量並沒有比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來得少，甚至於反而增多。這輿論不像資本主義社會內由少數統治者包辦製造，而是真正包含人民的意見。報紙及其他宣傳工具都屬於人民，而爲他們服務。注意蘇聯報紙的人，可以親眼看見它不保留，發表人民大眾的批評意見，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出像蘇聯那裏當權者的缺點和弊端受到這樣公開和嚴厲的批評，再也找不到像蘇聯那裏成千成萬的日報和刊物這樣多方面和有效的批評。工人階級和集體農莊農民的最先進思想，領導着社會主義國家的輿論。在羣衆的討論中，孕育許多新穎的意見和思想。這種討論的普遍，和參加人數的衆多，爲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度所未有。蘇聯人民要求從討論中得到正確的結果。他們所得到的，不是閃爍的欺人空論，而是簡明老實的真理。不是無謂的隨便發表意見，而是爲了人民福利而自由發表意見；爲人民謀福利，這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下天經地義的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能够容忍像資本主義社會的輿論頌揚人類的互相殘殺嗎？這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社會

能够容忍對剝削和壓迫的讚頌嗎？這也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文明，把剝削和壓迫，都認作犯罪行爲，猶如認殺人命爲罪行一樣。社會主義的國家和人民，嚴禁資本主義的代理人散布他們的觀點。猶如禁止販賣鴉片毒物、禁止反對猶太人、禁止奴役剝削和禁止這一類資本主義「文明」的醜行一樣。這種自由的被「限制」，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較諸以前歷史上禁止販賣奴隸，更爲偉大。這種自由的被「限制」，是人類進化的空前勝利。

只有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實行男女間的完全平等，一切民族和種族間的完全平等，和一切人民不分民族、教育程度、職業、收入、或性別的完全平等。

蘇維埃憲法規定：

「第一二二條：蘇聯婦女，在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之權利。

婦女此種權利有實現可能之保證爲：蘇聯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之勞動、勞動薪資、休息、社會保險及受教育之權利；產母嬰兒之利益，受到國家之保護；婦女在分娩前後得到長期休假，並於休假期內照常領取薪資；產兒院、託兒所、幼稚園等，遍設各地。」

蘇聯婦女不但在法律上與男子平等，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是如此。婦女可以參加各方面的生產

事業和社會活動。她們在農場上駕駛拖拉機，在天空中駕駛飛機。她們當工廠和集體農場的經理、工程師、飛行家、機器匠、教師和醫生等等。她們被選舉到蘇維埃裏面去，從地方到最高蘇維埃都有她們參加。不管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方面，或者家庭生活 and 婚姻關係方面，男子沒有享受什麼特權。過去「服從夫君」的教條，已被掃除得連影子都不見了。兩性間經濟、政治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既已消滅，那末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普遍流行的賣淫，兩性間關係的商業化等等醜陋現象，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自然絕跡。男女間的自由結合，完全基於愛情，這樣便建立了不愧為人類的真正道德標準。蘇聯婦女是生產事業中的工人和社會的組成一份子，同時也是妻子和母親，她享受階級社會中婦女所夢想不到的權利。社會主義把數千年來受束縛、壓迫和恥辱的婦女解放出來。

蘇聯憲法又有這樣規定：

「第一二三條：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及人種，在一切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為確定不變之原則。凡因民族或人種關係而直接或間接限制某公民之權利，或因民族或人種關係而賦與某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特權，以及凡宣傳人種或民族唯我獨尊思想，宣傳各民族或人種彼此仇視之藐視之行爲，均受法律之懲罰。

「第一二四條：爲保證公民信仰自由起見，在蘇聯已實行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辦法。

一切公民皆有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及進行反宗教宣傳之自由。

「第一二五條：依照勞動者利益爲鞏固社會主義制度起見，由法律保障蘇聯公民有左列各項自由：

一、言論自由；

二、出版自由；

三、集會自由；

四、街道遊行及示威自由。

公民此種權利之保證爲：印刷所、紙張、公共場所、街道、交通工具及其他一切爲實現此種權利所必要之物質條件，均由勞動者及其組織所享有。」

蘇聯憲法並保障每一公民的身體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法院裁可或檢察長批准，不得加以逮捕。」），每一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並有通信之祕密。

一切公民享受平等或民主自由的原則，在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之下，只是死氣沉沉的官樣文章。而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之下，是生氣蓬勃的實際生活。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所保證的真正人民統治，把「德謨克拉西」這個希臘字的含義充分發揮，這是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創舉。斯大林很適

當描寫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實質，他說：「人們講到民主。可是什麼是民主呢？在資本主義國家，有彼此對峙的階級。那裏的民主，歸根到底，乃是對於有勢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對於有財產的少數人的民主。在蘇聯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對於勞動者的民主，亦即對於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見破壞民主主義基礎的，並不是蘇聯新憲法，而是資產階級的憲法。因此我認爲蘇聯憲法乃是世界上唯一澈底民主的憲法。」（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人類發展的行程，經過不少痛苦的流血的階級鬥爭，一步一步地擴大民主的範圍。這個行程的方向是這樣一個社會：人民自己決定社會的前途，不容許別人；或少數人以強力干預。

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使人類最後脫離了動物的生存條件，而轉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條件。一直到现在，社會主義是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

## 六 民族的統一和民族共和國的聯盟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中，當時資本制度正在向上發展，城市居民和鄉村人民，和由於不同的來源、言語、關稅壘壘、特權等等而互相隔離的各種種族、人民和社會，都溶合起來，成爲民族。

當封建制度崩潰，資本制度興起的時候，人民在反對封建貴族，反對封建制度分裂現象的鬥爭中，經



結起來成爲民族。這種民族的統一，比較封建制度的分裂現象，是一個偉大的進步，猶如資本主義的生產較封建的農奴生產，是一個偉大的進步一樣。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都希望在統一的民族裏面，能夠享受自由平等，都希望這個統一是真正的統一。不難如此，他們並想像資產階級革命能夠把許多民族團結在一個偉大的共和國之內，這樣來實現全人類的大團結。曾經像火炬一樣普照歐美兩洲的法國大革命宣言，曾開發全人類團結的思想。人民大眾衝破了封建制度的藩籬，踏平了關稅的壁壘，把分崩離析的國土統一起來，使言語和經濟生活也得到統一。人民被勝利所鼓舞。他們渴望繼續向前邁進，衝毀一切仍然存在着的分裂他們的壁壘，建立一個各自由民族聯合構成的偉大共和國，這樣來創始一個嶄新的和平時代。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會產生真正民族的統一，和各民族自由結合的共和國，它不會創始一個和平的時代。封建統治被推翻了，可是階級鬥爭並沒有完結；因爲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民族裏面，分裂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本家與無產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民族是在資產階級領導和指揮之下。民族主義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意識和它的統治工具。勝利的資本制度不特分裂民族內部，而且將人類分裂成爲互相仇視的民族，資本制度一方面固然具有統一的作用，但是他方面它更是製造分裂和衝突的有力因素。資本制度經過它的生產事業和商業，把五大洲和世界各國，吸引到

它的軌道中去；同時由於爭奪市場、殖民地 and 原料，分割世界，和爭取世界霸權的凶惡鬥爭，資本制度對於世界，起了分裂的作用。

各民族間的矛盾，只是資本制度內在矛盾之又一表現。資產階級革命以民族統一為號召，但是它產生了新的階級統治和新的階級鬥爭。這個革命以各民族自由結合的共和國為號召，但實際上開始了民族壓迫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期。每一個民族的人民都渴望民族統一，但是在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有什麼統一可談呢？每一個民族都渴望和平，但是資本制度不能放棄民族壓迫與戰爭，因為這兩樣東西，是它用來佔領外國領土和武力瓜分世界的工具。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把民族內部分裂為互相仇視的階級，又把人類分裂為互相仇視的民族。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才實現了真正民族的統一，和建立自由的民族共和國的聯盟。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說：

「隨着人對人剝削被廢除的程度，民族對於民族的剝削也便要廢除。民族間底對敵地位，同着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一起消滅。」民族內部的被分裂為互相仇視的階級，和類型的被分裂為互相仇視的民族，二者之間具有內在的因果聯系。每一個民族的羣衆和勞動人民，對於壓迫外國民族，並不感覺有什麼興趣；相反的，壓迫外國民族，只幫助統治階級和資本家加緊對國內人民的壓迫。被壓迫民

族的苦力工資率，降低了「宗主國」內被剝削羣衆的工資水平。一大批寄生蟲保持「宗主國」在被壓迫國家的統治，他們是統治階級的最可靠支持。在殖民地駐紮的官吏和軍官，時常以暴虐行爲來表現他們是反動勢力的可靠工具。屠殺西班牙人民的劊子手弗朗哥是這些人物的標本代表，殖民地的統治成爲西班牙反動勢力的骨幹。

被壓迫人民反對外來統治的鬥爭，和被壓迫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統治的鬥爭，有緊密的聯系。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都對準着少數統治者；這些統治者的生存，是依靠於在國內把人民分裂爲互相仇視的階級；在國外把人類分裂成爲互相仇視的民族，換言之，他們的生存，是依靠於國內的階級壓迫和國外的民族壓迫與戰爭。

正如戰爭非和平主義者的虔誠祈禱和莊嚴諾言所能阻止，民族的統一亦非宣言和法令所能奏效。階級鬥爭，不是解散人民組織和頒布禁止增加工資的法令所能「消除」。給殘酷的資產階級統治，冠以「民族內部的親愛」、「人民的統一」等等美名，並不能建立民族的統一。把民族壓迫稱爲「歷史的權利」，並未絲毫改變民族壓迫的實質。帝國主義戰爭雖然登了「爲民主而戰」的廣告，仍然是帝國主義戰爭。帝國主義戰爭的非冠以「維持正義和平」相標榜，但是這個戰爭並不會因此而消除。

民族的統一和各民族自由結台，不是一紙宣言所能了事，更不是善意的改良、或強制的法律所

能做到。只有推翻資本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消滅剝削與壓迫，才能澈底實現民族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自由結合。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裏面，這已成爲事實。

「現時蘇維埃社會和任何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一個特點，就是：在蘇維埃社會中，再沒有互相衝突的敵對階級了，各剝削階級已被消滅，而構成蘇維埃社會的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則在親密合作的基礎之上生活着和工作着。當資本主義社會，因爲工人與資本家之間，農民與地主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分裂着，並引起了它們國內形勢的不安定；而從剝削的桎梏之下解放了的蘇維埃社會，却不知這些矛盾；從階級衝突之下解放出來了的蘇維埃社會，表現出一幅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親密合作的圖畫。在這個一致的基礎之上，就發展了這樣的許多動力，如蘇維埃社會的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蘇聯之民族間的友誼，蘇維埃的愛國主義」，（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

在蘇聯，一切生產工具爲社會所共有，社會主義的社會不容許任何剝削者或壓迫者的存在。這一事實便是蘇聯人民精神上與政治上的一致的基礎。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度裏面，階級利益的衝突，是不可避免和無法消除的。因爲廠主要獲取利潤，必須剝削工人；把資本集中於少數人之手，需要無數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的破產；資本侵入農業的領域，需要農民羣衆的貧窮化。此損彼益，成爲一種定律。

在這樣的社會中，階級鬥爭並不是由人工製造出來的。它是從這個社會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它是不可避免的。當了階級鬥爭愈被遏抑，愈不能在公開戰鬥中表現出來的時候，它愈是深入社會的每一細胞，澈底破壞一切社會關係，而毫不留情地引導到革命高潮。資本主義國家的獨裁者，企圖以軍國主義和軍事冒險來轉移階級鬥爭，但是這種企圖終究是要失去效力的。在暴力壓制之下，階級鬥爭暫時潛伏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當它每一次在新的地方突然露出頭角的時候，就顯出在粉飾太平的幕後，洶湧的革命巨流正在滋長着。除了推翻統治階級以外，沒有第二種方法可以結束階級鬥爭。

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社會裏面，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利益，並無互相衝突之處，相反的。他們的利益是互相貫通的。當了工人增加生產，和因此增加他的收入的時候，農民便得到更多的機器、更多的織品、更多的文化用具，這樣，使農民的收入也能增加，他的生活更加改善。一樣的，當了農民增加他的生產，和因此增加他的收入的時候，工人得到更豐富的食品，而更加努力於生產，以期出產更多的和更精美的製造品。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每一進步，都增加人民的幸福、國家的收入和文化的前進。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並肩攜手，互相幫助，使他們的生活更加繁榮，更加文化，更加饒有興趣。他們不是爲資本家工作，而是爲自己的切身利益工作，這就是蘇維埃人民團結一致的「秘」鑰。正因爲在那裏沒有資本家，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事情，正因爲任何人的進步對其他一切

人都有利益，所以在蘇聯六十多個的民族親愛相處，猶如兄弟。斯大林曾在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的演說指出這方面社會主義的特點：「蘇聯新憲法草案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的區別，就是蘇聯新憲法草案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憲法。它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及一切種族完全平等。它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各民族的和種族的膚色和語言、文化程度和國家發展的差別，也和某些其他的區別一樣，不能成爲辯護民族不平等的根據。它的出發點，就是認為一切民族和種族，不管他們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不管他們強或弱，都應當在一切經濟的、社會的、國家的、社會文化生活的範圍內，享有同等的權利。」（斯大林：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

在蘇聯，大民族如俄羅斯和烏克蘭民族，與小民族如基爾吉斯、烏茲貝克、邱瓦希等民族，住在一起。這些小民族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熏陶，醒覺起來，實現獨立自由的生活。許多以前在沙皇統治下過着悲慘生活的民族，連文字都沒有。可是他們現在已經發展成爲文明的民族，他們有自己的學校，自己的管理制度和自己的美術與文學。反動的種族理論，已被撕毀無遺；因爲這些民族在其發展的初期，受沙皇制度的鞭笞奴役而陷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落後，他們的萌芽力量，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之後，迅速生長起來，並且在這樣短促的時間急起直追，補足了已往的缺憾。他們已經擺脫過去的束縛，如恐懼、無知和迷信等，而表現他們的天才和能力。在無數的例子中，我們只舉出兩個來說明

資本主義的世界，認為齊甘民族是「天生的」懶惰成性的流浪者。但是在蘇聯，齊甘人已經有安定的生活，變成了農民和工人，他們有自己的民族學校，自己的文學和戲院。反猶太的反動份子，認為猶太人的「天性」不願意幹生產工作；但是在蘇聯，猶太工人和猶太農民與國內其他工農並沒有什麼區別，完全的社會平等，已經消滅了過去民族間壓迫的痕跡，使蘇聯國內自由的各民族具有民族自尊性、和感覺他們的不可侵犯的權利。在自由與自願的基礎之上共存共榮的蘇聯境內各民族，構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並充滿了偉大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的精神。蘇聯各民族皆有堅定的決心，來保衛他們共同的社會主義祖國。當了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弱小民族經常受強大侵略國家吞併的威脅的時候，蘇聯裏面的小民族，由於他們和強大俄羅斯人民的友愛聯盟，成為不可侵犯的力量。當了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各弱小民族先後失去獨立，遭受外來壓迫和剝削的時候，蘇聯境內一切民族，以歷史上空未前有的速度，發展他們的經濟和文化。

一切民族的壓迫和剝削，早已和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消除乾淨。不僅如此，任何進攻外國，兼併外國領土的引誘，也隨之而消滅。蘇聯自從誕生以來，一向採取和平政策，從來沒有征服他國的企圖，這決不是偶然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對於侵略戰爭，誰能感覺有興趣呢？在社會主義工廠中的工人呢？還是在集體農莊上的農民呢？他們專心致志於和平的勞動，以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他

們對於侵佔外國領土，絲毫感覺不到有何興趣。征服他國領土，是爲了剝削的目的；在那裏，既沒有剝削者，那末也就沒有侵略外國的征服者。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造成侵略的爭的因素，都被消滅了。

斯大林在對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的報告中，說明社會主義的和平政策的實質：

「蘇聯的外交政策是十分明顯和容易了解的：

（一）我們維護和平和加強與所有國家的業務關係；祇要這些國家對於蘇聯維持同樣的關係，祇要它們沒有破壞蘇聯利益的企圖的時候，我們是保持着而且將繼續保持這種立場的。

（二）我們對於所有與我國鄰土相連接的國家，決維持一種和平，親密及睦鄰的關係；祇要這些國家對於蘇聯維持同樣的關係，祇要它們沒有直接或間接破壞蘇聯的疆土之完整和安全的企圖的時候，我們是保持着而且將繼續保持這種立場的。

（三）我們幫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及爲它們自己祖國的獨立而鬥爭的國家。

（四）我們並不怕侵略者的恫嚇，並準備以雙倍的打擊，去回答那些企圖破壞蘇聯邊疆之安全的戰爭挑動者。

這就是蘇聯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的報告）



社會主義是一種和平的制度，但是它並不是一切代價的和平的制度。它和虛假的「和平主義」的「和平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工人階級在戰鬥中生長。正因為它有大無畏精神、不怕犧牲，正因為它以革命的暴力對付壓迫者的暴力，所以工人階級才能獲得歷史的勝利。如果它被侵犯，它必定手執武器捍衛自己，和過去推翻資本主義壓迫的戰鬥一樣英勇。偉大的蘇聯有足夠的力量來進行自由正義的戰爭，因為它有空前的精神和政治上的一致。因為它的事業是全人類進步的事業。

當然，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必須注意自己的利益，捍衛自己的邊疆和保護自己公民的安全，以防禦外來進攻的危險。但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有它的特點；這便是：它的切身利益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世界內一切勞動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舉一動，都有助於國際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帝國主義國家在其追求自己利益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和其他國家的利益衝突，特別是和勞動羣衆的利益衝突，相反的，社會主義國家每一次增加力量，也就增加一切其他國家內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的力量。紅軍不僅僅是一個軍隊：紅軍是一切被剝削的、被壓迫的和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和救星。在這些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者的正義戰爭中，紅軍著一個最大的要素。因此，紅軍不但依靠它自己的偉大的力量和來源，而且依靠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內被剝削和被壓迫的羣衆的擁護。

社會主義具有深剝的國際主義的性質。資本制度實際上超出了一切國家地界綫，它把五大洲和世界各國聯系起來，這樣使無產階級和一切被壓迫人民，遇到了整個世界的帝國主義制度。無產階級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團結它的力量，才能打破全世界帝國主義的鎖鏈。列寧和斯大林曾三翻四復地指出：如果不是國際工人階級的積極援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力量，工人階級在俄國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是由於實際環境的需要所決定。它和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和民族自大主義，完全相反，它和各民族的利益，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是一致的。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是爭取和平與一切民族的獨立的最大力量。在每一個國庫裏面，站在爭鬥民族獨立的最前線的，正是工人階級。擁護一切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是工人階級。捍衛人民的和平利益，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戰爭發動者，這也就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在蘇維埃各民族的和國聯盟中，充分表現出來。這聯盟保證各民族發展的完全自由。斯大林曾經說過，自由的蘇維埃人民的文化，是有『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民族的形式』。俄羅斯人與烏克蘭人，喬治亞人與烏茲貝克人，各有各的言語，民族傳統和人民生活，使他們的文化帶着民族的形式。同時這種文化的內容，是一切蘇維埃公民所具有的社會主義精神，他們共同的祖國的精神，和他們的社會主義的實際生活和思想。蘇聯各民族聚集他們的文化寶藏，他們互相鼓勵、互

相競賽、互相補益，猶如音樂隊中的樂手互相合作一樣。從各民族的多種多樣的的文化中，他們形成一般的和無所不包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各民族間的區別，日益被他們一致團結的社會主義精神所超越。社會主義把人們從狹小的眼界中解放出來，而成爲新的人物。社會主義從來沒有和民族對敵過；社會主義對於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民族自大主義和種族蒙昧主義，以及民族的壓迫和虐待，是勢不兩立的。社會主義促成人民的民族統一。社會主義認爲民族是人類發展的必經階段，亦是人類趨向統一的一必要步驟。正因爲如此，社會主義贊助民族。也正因爲如此，社會主義並不把民族當作最後的目標，或絕對的標準。經過民族和民族共和國的聯盟，社會主義把全人類引導到解放和自由結合的光明道路，並創造全人類和全世界的新文化。

## 七 個性和天才的發展

當資產階級革命宣布「天賦人權」的時候，它主張：每一個人自由發展他的才能；社會估量每一個人的尺度，應當是他的能力和功績，而不是他的地位和家世。資本制度，比以前任何生產制度，更需要創造和前進的能力，更需要各種各樣的聰明才智。在資本主義上升的時期，它的最急切需要，是鼓勵比較自由的個人發展。

但是個人創造力的發展，只是資本制度的一方面；在這方面發展的時候，另一方面日益明顯化，那便是資本制度毀滅個人的創造力，使人的智力滯鈍，並把人降落到和機器差不多的地位。日益衆多的人民被變爲無產者。分工和專門化的進步，摧殘人的個性和藝術特長。在起草「共產黨宣言」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注意到這種資本主義剝削的惡果，他們說：「在資產階級社會裏面，資本是有獨立性及個性的，而勞動的個人却不是獨立的，沒有個性的。」資本只服從於它自己的規律，而不服從於人的意志和願望。它好像自然界的盲目力量一樣，它的運動是不管人的願意或不願意的。它成爲具有獨立性和個性的魔力，而人們則成爲它的犧牲品，失去了任何獨立性和個性。人們在資本蹂躪之下，目賭奔放猖獗的生產力，而沒有能力去控制它。

在一個社會裏面，如果生產工具不是由整個社會所共有和共管，那末生產工具就比生產者有力量，機器就比使用機器的人有力量。在這樣的社會裏面，人的個性的和諧發展，被分工所阻礙而成爲不可能，片面的發展傾向日益顯著。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之分工，大大妨礙了人類才能的均衡發展。城裏人和鄉下人變成了兩種不同式樣的人；他們的特性，往往是由於環境所強迫造成。最荒謬的事情，就是把鄉村生活描寫爲理想樂土。實際上鄉村居民的生活是落後的，在各方面都不如城市居民。鄉村居民沒有享受文化利益的機會。至於城市居民，好幾個世紀以來，和新鮮的空氣和陽光絕了緣，他們

失去了在自然環境中工作的興趣和能力。他們住在城市愈久，他們的偏向亦愈甚。每一種職業產生了一種偏向的人。人的個性被他的職業的特殊性所淹沒。在許多人的眼光中，人只是機器匠、製鞋工人、麵包工人、書記等等，除了被工具所限定的模型以外，找不出任何其他品性。這樣，把人變成職業的奴隸。

製洪業與大工業的發展，使這種割裂人性的傾向達於極巔。它們「使勞動者化爲一個畸形體；……犧牲一個生產衝動和生產能力的世界，拔苗助長地助長他一部分的熟練。……各個人現在也把自身分割爲部分勞動的自動的原動機。……以前是終生專門使用一種部分工具，現在是終生專服侍一個部分機械。機械被誤用了，其目的在於使勞動者自己，從幼時起，即變爲部分機械的一部分。」（馬克思著「資本論」，郭、王譯本，第二八九頁和第三四一頁）

由於高度的工業機械化，職業專門化和人剝削人，資本制度產生了奇醜的人形，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每一個人被他的職業緊緊地網住，好像埃及的木乃伊差不多。每一個人的職業，只要一望他的外表，便可以知道。因爲在他的外表，深印着他所操的職業的痕跡，如身體的畸形和特殊疾病等。很普遍的，職業埋沒人的個性，使他不能發展。人的職業特點，代替了他的整個個性；人類祇是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用力者與用腦者，所謂受過教育的人與未受教育的人，操這一職業的人和操那一職業

的人，極盡紛紜雜湊之能事，而真正的人物則非常稀少。片面的專門化，產生了職業的和社會地位的僵化。而資產階級社會却把這些僵化的人們，美其名曰「人物」。修長的頭髮，隨風飄蕩的領帶，自名不凡的神氣，和古怪的舉止，這是代表美術家的「人物」。帶上眼鏡的面孔，嚴肅的冬烘氣，「心不在焉」的健忘習慣，和對於一切實際工作的無能，這是代表大學教授、博學者的「人物」，整齊的軍裝，急促的口令，傲慢的態度和表面的認真，這是代表軍人的「人物」。

爲了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人民，說句公道話起見，我們必須指出：他們會竭力企圖避免這日益加甚的片面發展的惡果。城市的居民在禮拜天紛紛到野外作戶外活動。工人努力爭取知識，知識份子設法克服身體的孱弱，參加各種團體、研究和公眾社會的活動，都是爲了減少個性的畸形發展，和以培養個人的興味。來補救偏向的缺點，這一切都表現一個事實：資本主義社會內廣大階層的人民，已開始感覺到資本主義生產的機械化和專門化，殘害人的個性，是一件不可忍受的事情。他們企圖以有聲有色的「私人生活」，來補償他們的工作的煩悶痛苦。這些企圖能够盡一些減痛劑的作用，但是它們並不能改變資本制度殘酷地摧毀人性的基本事實。

資本制度愈腐朽，它愈成爲人類個性發展的鎖鏈，它愈不能允許強健和自覺的人物的存在。蹂躪人的個性，不只是資本制度的「天然規律」，而在這個制度的最後階段中，成爲資本主義的行動綱領

。製造缺乏自動能力和缺乏個性的「人材」，已成爲資本制度的一般傾向和財政資本家統治階層的有意識的政策。

社會主義掃除了社會對於人性的奴役、摧殘和片面化。社會主義把注意力集中在愛護人的問題上，集中在人的個性的健全發展上。資本制度摧殘人性，並使人墮落爲機器的附屬品。可是這制度的辯護者，竟厚顏地自命爲「人性的保護者」，同時誣譏社會主義爲「奴役個性」。斯大林對於這些誣譏，會有正確的答覆：「在個人和集體之間，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並沒有而且也不應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爲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的利益，而且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融合起來。社會主義不能把自己抽象化，而把個人利益分離出去。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最充分的滿足這些個人的利益。不僅如此，祇有社會主義才能鞏固地保障個人的利益。在這個意義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並沒有什麼不可調和的矛盾。」

當了資本制度的走卒們嚷着說社會主義損害「個性的自由」的時候，他們的心目中祇有資本家對於工人剝削的「自由」，及少數「人物」犧牲羣衆利益、累積財富和權勢的自由。他們自己保持所謂「大人先生們的道德」，而對被壓迫的羣衆則宣揚「奴隸的道德」。社會主義當然不能容忍這種「個性自由」，猶如它不能容忍任何人損害、搶劫和謀殺他人的「自由」一樣。放縱罪行，不是個性的

自由·相反，橫縱罪行，祇能增長人類間互相殘殺，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祇有當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一致，一部份人的發展不阻礙和不抑制其他部份人的發展的時候，社會裏面一切份子的個人利益和個人才能纔能發展。

如果社會裏面一切份子的智力才能都要使其充分發展，那末他們必須有平等的機會。資本制度祇在「理論」上准許平等機會。實際上，工人和被剝削者的弟子那裏會同資本家和剝削者的子弟有一樣的機會，來發展他們天生的才智呢？祇有社會主義爲了大眾性的充分發展，闢開一條坦途：祇有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個人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才智，當作創造他自己生活的因素。

除了蘇聯以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度能够給一切兒童受中等教育。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託夫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報告中說：

「第三次五年計劃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巨大計劃。

它規定在城市和鎮市內，普及完善中等教育，在鄉村區域和一切民族共和國內，則普及包括第七年級的教育。在鎮、市和工業村的初級和中等學校求學之兒童，要從八百六十萬增加到一千二百四十萬；在鄉村區域，則從二千零八十八萬增至二千七百七十萬。因此在第三次五年計劃完結的時候，我們將有四千萬以上的初級和中等學校的學生，和革命以前的俄國比較一下，那時這



類學生祇有八百萬。至於第八、九、十年級的學生已等於往昔的十二倍，而到一九四二年的時候，將等於革命前的三十四倍。今天差不多每一個工人家庭的兒女都在中等學校受教育。工人、雇員和農民的家庭，有子弟受更高等教育者，年年增加着。……由於大批男女青年在中等學校畢業，而他們大多數是去從事實際職業，所以他們在畢業時，至少要有關於他們將來職業的準備訓練，這是很需要的。這個很重要的問題，人民教育委員會——不祇是這些委員會——應當注意。

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的期間，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學生將增至六十五萬人。……關於基本職業的技術工人的訓練——如工廠訓練學校、拖拉機駕駛員、汽車和裝貨汽車駕駛員的訓練班等等——都將有更大的發展。在第三次五年計劃期間，這類職業訓練，應當為各業造就八百萬技術工人。在第三次五年計劃終結的時候，受過中等教育的有訓練的人員將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受過更

高等的有訓練的人員將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二，即從七十五萬人增至一百二十九萬人。」

莫洛託夫在蘇維埃知識份子不下九百六十萬人。他援引斯大林在蘇聯第一次全國斯大哈諾夫式的工作者會議上的演說：「祇有把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程度提高到工程師技師底程度，才可以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情況。如果以為沒有提高到這種程度的可能，那就可笑了。在蘇維埃制度下，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這裏，全國的生產力已經擺脫了資本主義底枷鎖，勞動已擺脫剝削制

度的壓迫，工人階級已掌握着政權，工人階級的青年已經有受到完備技術教育的一切機會。一定要把工人階級底文化技術程度提到這樣的高度，才可以打破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情況底基礎；也祇有這樣，才可以保證必要的高度勞動生產率與十分豐富的消費品，以便開始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

蘇聯第三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教育計劃，是一個擴大的文化革命。它證明社會主義的社會已開始有計劃地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和克服由於分工所產生的個性偏向傾向。分工自然還是有的，但是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分工已失去其階級性，因此也就失去了產生和個性的偏向傾向和摧殘個性的作用。在城市和工業區域裏面，一切男女青年受中等教育，這就是說，他們有十年的教育，來奠定他們的知識基礎，發現他們的志趣和測驗他們的能力。或者有人要這樣發問，青年們在中等學校畢業之後，不一定都去致力於運用智力的職業。但是事實並不是如此。在蘇聯，一切工作都沒有剝削的存在。工作是「名譽、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情」。在工業方面，上進的機會比其他方面更多。在工廠中，集體的精通技術，成爲一個吸引力量。在社會主義的工廠中，沒有人會終身做一種單調無味的工作，以致沉悶和腐朽。工人階級領導蘇維埃的社會，並且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在蘇聯工人階級中間，進行着不斷的變化和革新；昨天還是一個不熟練的工人，今天已成爲一個熟練工人，明後天會

變成一個技師、工程師、或工廠的指導員。人已再不是機器的奴隸，而已變成爲它的主人，機器的巨大飛輪，不但不輾壓人，而且把人送到自由和完善的發展的山巔上去。

這一過程，一方面推進工人階級間的最優秀份子，他方面同時提高整個工人階級的智力和文化的水準。這一過程尙未完成，它是正在進行着。它的目的，是完全消滅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區別，給一切工人以工程師的知識和眼光，使生產成爲每一公民發展他的體力和智力的一個途徑。在蘇聯，今天已經不容易在外表上辨明人的職業。有時候，你或者以爲是同一個工人交談，但是事實上他是一個工程師、一個工廠的管理者、或者一個有名的發明家；你或者會猜想，站在你前面的，是一位知識份子，可是事實上他是工廠中的工人。現在對於一個人能留下深刻底痕跡的，不是職業，而是他自己的個性。你所看見的，不是片面的職業者，而是自由的和獨立的人。社會主義把人的內在才智發揚出來，並產生融洽的和身心健全的人。

可是社會主義是消滅的，不僅僅是工人與知識份子間、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間的界綫。社會主義還要消滅很久以前便存在着的城市和鄉村間的區別，克服鄉村的落後現象。在這方面，社會主義社會所遇到的障礙特別大，因爲大多數農民以前是文盲，他們在文化上比其他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更落後。雖然如此，蘇聯仍然克服了這些障礙。它不但在突破紀錄的短時期內，掃除了文盲，並且已開

始使農村更快地向城市的水準發展。集體農場的農民，不管男的或女的，都日益變成拖拉機和收穫機的駕駛者，把專門技術與科學應用在農業上，並精通每一部門的行政和管理。他們在外觀上和文化水平上，都日益逼近技術工人或知識份子。蘇維埃的農村積極參加社會主義社會的一般文化生活——戲劇、文藝、美術和科學等活動。鄉村居民正在大踏步前進，以期和城市居民並駕齊驅。當然，城市與鄉村間區別之完全消滅，尚有待於較長的發展過程，生產力和社會財富更進一步的蓬勃的生長；可是由於農業的集體化，這過程已經開始，而且以這樣的速度進展着，使我們可以說，在幾十年的時間中，社會主義社會將使數千年來分離的東西結合起來；將自有文明以來就存在着的城市與鄉村的對立消滅乾淨，和經過民族的真正統一，實現了的個性的完全統一。

向這方面發展的一個要步驟，便是重第三次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工業在全國範圍內的均衡分配。在社會主義社會還祇是一個遠景之時，恩格斯已經談到這種步驟的重要性。

「祇有根據統一的總計劃來協調地配合生產力的那種社會，方能使全國工業的分配，最適合於它自身的發展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與發展。

所以，城市與鄉村間對立的消滅，不但是可能的；它甚至是工業生產自身以及農業生產的直接的必要，而且在社會衛生上，是更必需的。」（恩格斯著：『反杜林論』第四〇四頁）

恩格斯以其天才的遠見，預言今天在蘇聯實現的事情：「社會掌握全部生產手段，使之可以根據社會的計劃，來應用它們，這樣的社會，就消滅從來生產手段對於人的統治。自然，社會如不把每個人解放，它自己也是不能得到解放的。舊的生產方式，應該澈底的被改變，特別是舊的分工，應該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使在一方面，誰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中，即在人類生存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份，推到別人身上，他方面，生產勞動供給每人以多方面地發展並應用自己的一切體力及智力之可能，它（指生產勞動）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是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從一種單負，變成一種快樂。」（「反杜林論」第四〇〇頁）

我們今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所看見的：生產勞動從一種單負，變成一種快樂，變成「名譽、光榮、勇敢和英雄的事情」：人的一切聰明才智向各方面的運用和發展；經過整個社會自由的個人自由。凡此種種，構成了發展人的個性的基礎。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面，個性的發展，不是損人利己的少數人的特別權利，而是一切公民的共有權利。祇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和保障人的個性的自由、尊嚴和一致，換言之，就是人的個性的融洽發展；而在資本主義世界裏面，這僅僅是空談而已。

## 八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最後的和不變的東西。它是在不斷的運動和發展中，向着更高形式的社會前進。實際上，社會主義不是人類歷史的完結。相反的，它是人類歷史的開始，就是說，人類開始按照着自己的計劃和志願來自覺地創造歷史。

我們不應當忘記，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出來的，「那末它在任何方面，經濟上、風俗上以及精神上還帶着舊社會——它是從舊社會的胎盤裏生長出來的——底斑痣。」（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人對人的剝削，奠定了新的社會秩序的基石。但是社會主義革命不能一下子把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缺點消滅乾淨，也不能一下子把人們和他們的關係改造完竟。社會主義社會，繼承了資本制度所遺留下的生產手段和人，它必須發展新的生產力，和在長期的鬥爭與不倦的工作中改造人類，以完成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使命。

列甯會這樣描寫社會主義社會：

「生產手段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體社會了，每一個社會組成員做某一部份社會必需的工作，就從社會領得一個證書，證明他已經做了若干的工作。……每一個人給社會多少，他就從社會獲得多少。……」

「誰不做工，誰就不應有飯吃」，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已經實現了：「等等勞動可以獲得等量的生產品」，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列甯著：『國家與革命』，『列甯選集』解放社版第十二卷第九四——九六頁）

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面，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這樣高度，使每人可以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東西。社會還沒有足夠的財富，如房屋、衣服、車輛等用品，來滿足一切公民的需要，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口隨着生活改善和文化水準的提高而不斷增加。因此，在生產品的分配上，仍不能不有區別，某些人得到多一些，某些人少一些。工作成績成爲這種區別的準繩，工作做得多一些的人們，可以得到多一些的生產品。同時有一個事實，是不容忽略的，這就是人們還有些保留資本制度下就避工作、自己偷懶、使別人肩木梢的習慣。把人們重新教育，他需要依照工作發給工資的社會主義原則。首先，每一個人必須了解他自己的生活水準的高低，是看他的工作成績而定。然後使他們明白，整個社會的生活水準，連每個人的生活水準在內，是依靠於整個社會的生產多寡，因此也就依靠於每個人的生產多寡。在社會主義的社會中，生產力既未發展到可以滿足全體公民的一切需要的程度，而人們亦未完全消除資本主義的意識，那末，祇有『各盡所能，各取所值』，才能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原則。蘇聯憲法把這個原則明文規定。該憲法第十二條：

「按「不勞動不得食」之原則，勞動為蘇聯每一有勞動能力公民之應盡義務與光榮事業。

「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之社會主義原則，正實行於蘇聯。」

社會主義社會正在向更高的階段發展。生產力正在很快地擴大着，勞動生產力不斷地增加着。資本主義的殘餘傳統開始消滅着，而被社會主義的習慣所代替。社會主義社會很快接近一個新的階段。到了那個階段的時候，生產品的分配，不必再拿每個人的工作作標準，而可以拿他的需要作標準。即使就今天來講，在蘇聯，房租、水電費、電車車費等一切日常費用，比較其他國家低廉得多。隨着社會財富的激增，社會對於公民們可以免收這些小費，而使他們可以自由居住房屋，和免費享用其他便利。

社會主義正在向馬克思所預言的情景前進着：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更高階段上，在個人們之奴役的從屬於分工以及因此而生的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對立消滅之後，在勞動本身變成不單是生活底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個需要之後，在生產力跟着個個底一切方面的發展也增長起來，並且在合作的財產底源泉更豐富地湧流出來之後——然後能夠完全超過那狹隘的資產階級的權利限界，這個社會在它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

各取所需。」（馬克思著：「哥達綱領批判」）



斯大林在其與第一次美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中，曾說：

「要是對於共產主義社會作簡單的解剖，那末它將是這樣的社會：（一）那裏不會有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的私人所有權，而只會公有公共所有權，集體所有權；（二）那裏不會有階級和國家政權，而祇有工業的和農業的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共同聯合成為勞動者自由聯合會，共同管理經濟；（三）那裏按計劃組織起來的國民經濟，無論在工業方面或農業方面將都是以高度技術為基礎的；（四）那裏不會有城市與鄉村間、工業與農業間的對立情況；（五）那裏生產品的分配將按照舊時的法國共產主義者底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六）那裏科學與藝術將得到充分順利的條件，以至於可以達到全盛的繁榮；（七）那裏每個人因為不必去為糊口而操心，不必去奉承「世界上的強者」，所以就成為真正自由的人。以及其他等等。」

社會主義的蘇聯，踏着穩健的步伐，向着共產主義的社會前進，在這個社會裏，偉大的生產力能供給無窮盡的財富，人們的工作變成生活的第一個需要和最大的快樂泉源，而人類的一切聰明才智猶如鮮花怒放，充分發展。

共產主義社會沒有國家政權，這個特點是應當特別注意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將成為多餘而萎謝，正如恩格斯所說：「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為基礎以改造生產事業的

社會，將把國家的整個機構放在它應當歸屬的地方，就是說與紡車和青銅之斧一起，移入古物博物館裏去。」（恩格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無產階級革命將同時在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度內獲取勝利。在發展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在資產階級已被擊敗和完全粉碎之後，在社會主義已完全獲得勝利之後，即就世界範圍的無產階級革命而言，已足以使國家成爲多餘的東西。因爲勝利的無產階級祇有在必須鎮壓國內敵人和抵禦外來侵犯的時候，才需要國家。一旦無產階級在一切主要的國度獲得勝利，在這些國度裏面社會主義向着共產主義發展，國家就萎謝了。可是革命沒有發展得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那樣快。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持久的過程，它包括許多革命與反革命，戰爭和內戰。『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曾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度裏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所有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度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以後就成爲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爲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向上升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根據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研究，列寧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度裏獲得勝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事實上一直到現在，社會主義革命只是在一個國度裏已經獲得勝利。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後革命高潮的幾年中間，列甯曾有根據希望已在俄國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會迅速地傳播到其他主要國度。在德、奧、意和其他幾個國度，客觀條件顯然有利於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但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人仍然能够把這些國家的多數工人放在他們的影響下，反革命勢力仍能維持它的統治。於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各方面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動資產階級，盡力利用託洛茨基份子和他們偵探、軍事破壞者和怠工者，來從內部破壞蘇聯，同時企圖用戰爭陰謀和軍事進攻，來從外面消滅蘇聯。爲了要保衛自己，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社會需要強大的軍隊，強有力的懲罰機關，和強有力的偵探機關。關於這個問題，斯大林在其對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的宣詞中，曾經說過：

「我們正在繼續向前進，向共產主義前進。是不是在共產主義的時期，我們也要保存國家呢？」

是的，會保存的，假如那時還沒有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假如那時還沒有消滅外來的武裝侵犯的危險。同時很明顯，就是我們國家的形式，又會隨着國內和國外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的。

不，不會保存而且會衰亡下去，假如資本主義的包圍已被消滅，假如它在那時已爲社會主義

的包圍所代替。

這就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問題的情形。

在社會主義社會還需要國家，來保衛自己，反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進攻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是要存在的。當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階級，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完成社會主義的時候，國家就會萎謝。現在社會主義的社會國家政權還要在相當時間的理由，不在這個社會的內部，而在於它的外部。

社會主義國家是被對敵的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着。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歷史競賽中間，前者的優勝日益明顯的時候，在資本主義國度內勞動羣衆日益受這種情形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及其社會民主黨的走卒們，也愈加拚命掙扎，聚集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切力量，來反對社會主義的國家。

社會主義首先在蘇聯勝利，向全人類指示光明日子的到臨，這決不是仇恨、造謠和譏諷的烏煙瘴氣所能籠罩。古代社會的奴隸們，夢想了一切人們都是平等和自由的社會，夢想了一切地上財富和文化寶藏爲大家所共有的時代。在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裏，被壓迫者引領企盼一個沒有主奴之分的太平世界；農民們在其反抗地主貴族的起義中，幫工們在其反對行東的鬥爭中，都爲財產的公有，以及剝奪者之被剝奪而奮鬥。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烏託邦的社會主義者替將來的社會主義的世界，寫了一幅無

所不包的景象。在他們的天才理想裏面，帶着濃厚的幻想。甚至最先進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都抱着這樣的幻想，以為社會主義可以不經過革命鬥爭而實現，進步的統治者和資本家可以被說服而「從上面」實行社會主義。

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會主義從烏託邦變為科學，把它放在結實的基礎上，並認定無產階級是一種力量，担负着以革命的階級鬥爭去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列寧和斯大林更進一步地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把它實現於蘇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前，社會主義祇是一種理論，它好像火爐一樣，燭照被壓迫和被剝削者的鬥爭道路，可是在今天，社會主義在蘇聯已成爲事實，它好像太陽一樣，普照全世界的每一角落。兩個世界面對着——社會主義的世界和資本主義的世界，兩個世界間的鬥爭，是現世紀的特色。

資本制度逃避不了歷史的毀滅命運。正因爲如此，它正在瘋狂地盡力設法，以期消滅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腐朽的東西，決不能消滅生氣勃勃的新興力量。蘇維埃國家的力量是無窮盡的，它不但依靠自己優越的物質和政治條件，而且依靠資本主義世界裏面勞動羣衆日益增長的同情和擁護，他們很正確地把握着他們自己的未來勝利的標誌。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愈加接近共產主義，羣衆在全世界，社會主義愈得到羣衆的擁護，成爲進攻資本主義堡壘的偉大力量。現在需要最後的最大的努

力，大開共產主義的門戶，使目前遭受剝削和壓迫的羣衆，能够走上自由解放的道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人自由，人人平等，這是人類歷史的創舉。回溯人類原始時代，曾經有過平等的社會。那時，人們在一起生活，共同獵取野獸，拾取果實。他們是平等的，但是他們並不是自由的。他們是草莽初開的自然界中的動物。他們受風、雨、水、火、和野獸的侵襲，時時刻刻在恐懼和困苦中過活。他們的社會不是富足的，而是非常窮困的。當了生產稍微有剩餘的時候，人類文明的開始就產生了不平等和階級統治。

在原始的共產主義社會中，人人窮困、人人平等、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事情。在歌曲和史乘中，在朦朧的回憶中，這個社會被歌頌爲「天堂」和黃金時代」。階級社會不能淹沒人類對於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理想。數千年以來，共產主義的夢想者和預言者，渴望再來一個「黃金時代」，宣傳「回到自然界去」，和人人一樣窮困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但是社會的進步力量，不讓人類再去當自然界的奴隸、恐懼和窮困的奴隸；它要去征服自然界，精通自然界的規律，而經過創造的努力，使人類成爲自然界的主人。

近代科學共產主義是人類一切優秀思想的結晶品。科學共產主義所要實現的（並已在蘇聯實現着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方面要使人類征服自然界的努力，登峯造極，他方面要滿足人類對於自由平等的

社會的悠久願望。它不但把人類從自然界解放出來，而且把人類從機器和生產品對於生產者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一切剝削和壓迫，使人類一步一步地實現他的最崇高的理想。一切生產力最充分的發展，人類聰明才智最高度的發達，人們因為知識的豐富，參加生產和管理的活躍，創造工作的無上愉快，文化的高漲和人們的身心融洽一致，使他們的個性得到最圓滿的發展。

在今天資本主義的世界，不知有多少人力，耗費在糊口和階級鬥爭中，耗費在你死我活的競爭和血腥的戰爭中。共產主義能把這些人力解放出來，使它增長千百倍，用於真正偉大和人類所應當做的工作上面。

從這樣自由和理性的世界，共產主義社會，回看今天資本主義世界裏面殘缺不全的人們，猶如我們今天回着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人類一樣。